

话说公元208年,即建安13年,曹操时年53岁。作为东汉的丞相,他已平定北方,权倾朝野。此时他又统领了83万大军直抵长江北岸,准备一举灭掉吴、蜀两国,一统天下。临战前夜,他在自己的旗舰上摆酒设乐,款待众将和谋士。酒过三巡,趁酒兴即席赋诗,调寄汉乐府《短歌行》。首句即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,一不小心竟成千古名句,至今传颂。在《短歌行》中,他表达的并非人生苦短需要及时行乐的凡俗观念,而是以人生苦短、譬如朝露为由,既激励天下英才,也表达自己真心思贤若渴、期盼天下归心从而建功立业的雄心。这首诗充分表现了雄赳深沈、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。无怪连鲁迅也点赞他是“改造文章的祖师”。

在中国古代,“几何”并不高深,就是若干、多少的意思。不必举古奥的种种典故,单举雅俗共赏的汉乐府诗《陌上桑》就可以了。里面写的采桑女秦罗敷堪称邯郸地区女神级的村姑,遍地粉丝,人见人爱。有太守从南方来,拉车的五匹马看到罗敷都惊呆了,根本赖着不肯走。其实这是烘托托月法,暗示太守被亮瞎了眼。他连忙差手下人去问“罗敷年几何?”罗敷不愿轻易暴露私人信息,答曰“二十尚不足,十五颇有余”。我估摸下来大约年方十八,相当于今年的97后吧。可见“几何”在这里意思是“多少”年纪的意思。太守守不守舍,连忙请罗敷上他的“兰博基尼”,却被罗敷高调谢绝了。

举这个例是为了说明“几何”在古代是蛮口语化的,即使现在说说也无妨。比如问“姚明身高几何?”“你在股市里割肉打新还亏几何?”——还是蛮文艺的。

现在人们不再说“几何”,这固与白话文白到了有关,但我怀疑跟中学时学了“几何”也脱不了干系。“几何”不再与语义上的“多少”有关,却成了一门研究空间结构及性

人生几何

王纪人

质的一门学科。有人夸明末的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,说把古希腊欧几里德的 geometria 译为《几何原本》很好,因为 geo 的音为“几何”,而“几何”的中文原意又有“衡量大小”的意思。但我觉得这个音、意合译的词,造成了喧宾夺主的后果,反倒把汉语中“几何”的本义差不多给弄丢了。已经不解原义的人看到“人生几何”,可能误以为人生就像几何学一样需要精心算计了。当时另有“形学”的意译,就没有混淆之误。

“人生几何”说白了就是问人一生能活多久。曹操活了65岁,已大大超过当时的平均寿命了。现在人类的平均寿命已大大提高了,据世界卫生组织(WHO)已发布的2015年版

的世界卫生统计报告,地球人平均寿命71岁(女73,男68),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接近76岁(女77,男74)。网上说人一生可活30000天,即82岁,不知说的是哪一国。如问中国人“人生几何”,那准确的回答就是27740天。与古代相比,当代人的平均寿命虽然多出了许多,但“性价比”似乎降低了。比如,中国古代的学子经过“十年寒窗”基本上可以成才了。但现在从小学读到大学本科毕业,就得耗时16年,再读硕读博,共22年过去了,转眼快到30岁了。这在古代,早就过了“洞房花烛夜,金榜题名时”的黄金年龄段了。

“人生几何”实际上是一问之外另有所问的连环问题。既然人生苦短,譬如朝露,那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类似“人生若何”的问题,即如何度过有限的一生。虽然这不恰如姆雷特之问那么具有哲思,却是相当实在的。在产生于建安文学之前无名氏所作《古诗十九首》中,就有及时行乐的思想,而曹操却不同。在《神龟寿》中,他明确表示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、“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。历来的人生价值观,大抵也就游移于无名氏和曹操之间。但对曹操的进取也要作具体的分析,因为他“一愿扫平四海,以成帝业;二愿得江东二乔,置之铜雀台,以乐晚年,虽死无憾”。有帝王之心的,均无出其右。一般的平头百姓,想学也是学不来的,但人生的志向也该是要有的,毕竟来一趟不容易。

7月3日,在天蟾逸夫舞台观看了来自美国华盛顿“京剧之花”的折子戏专场演出。几位主演并非职业演员,《坐宫》《状元媒》《断桥》《三堂会审》却俱是骨子老戏,可她们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颇见功底,赢得阵阵掌声。当然,她们的成功离不开上海京剧院一批著名演员的“绿叶陪衬”,尤其是名琴师陈平一全场操琴,结合每个演员的嗓音条件,稳稳衬托,令整场演出增光添彩。

其实“京剧之花”并非是一个演出团体或自娱自乐的京剧票房,而是一个由几位职业女性创办,并在美国政府注册的非牟利文化传播机构。这几位女性俱出身京剧世家或书香门第,习唱皮黄多年,都得到过京剧名家指点。但她们不囿于自娱自乐,而是把中国京剧艺术介绍给美国的非华语人士。深入浅出,寓教于乐的普及方式,让闻之者获益匪浅。

有句俗语说得好,“兄弟齐心,其利断金”。在异域他乡,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情况下,要想把宣传京剧的事情做好,何尝不是如此呢?出身京剧世家的茹燕女士在美国从事中英文教学工作。她把京剧融入到自己的教学中,教学生画京剧脸谱学京剧唱段,让美国孩子通过京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。今年春节,她还和自己的美国学生一起表演了《贵妃醉酒》。翁叙园小姐是海派名家包幼蝶先生的弟子,曾经担任过香港《文汇报》,凤凰电视台记者十多年。现在美国一所中学任教。她利用自己做记者时积累的人脉关系,积极



向美国主流社会推荐介绍京剧艺术。她还自兼活动文案,宣传文字全出自她手。黄岫如是一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资深雇员,她不把京剧当成一种娱乐的消遣,而是利用自己善于运用项目管理的经验,经常会想出几个好点子,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有益于京剧发扬光大的机会。从事通讯卫星工作的谢晓贤女士京剧唱得好,公益服务意识也强。每次活动她都乐于做“桥梁”,印海报。联系剧场……这次上海演出,前期联络工作几乎都是她做的。

这些热爱京剧艺术的女同胞,都是有工作,有家庭的职业女性,并非家有万金的豪门富太。但她们甘于牺牲自己业余时间,自掏腰包无偿宣传京剧艺术。有时公益讲座时间和上班时间冲突,她们还要以情感人说服老板,因为老板并非都是慈善家。在宣传京剧时,她们能省则省身兼数职:做翻译,打灯光,发材料,扮演员……“因为热爱京剧,所以我们不觉得苦累。”翁叙园小姐的话道出了“京剧之花”姐妹们的心声。

自2013年起,“京剧之花”自愿担当起向非华语人士传扬京剧的公益活动。她们利用自己娴熟中英文并稔知中西文化之别,携京剧传统文化,多次进入美国政府部门,企业,大学课堂和各大社区,举办专题讲座,示范演出。她们是一群在异国他乡,为宣传祖国京剧艺术竭尽绵薄之力的默默无闻的“民间艺术大使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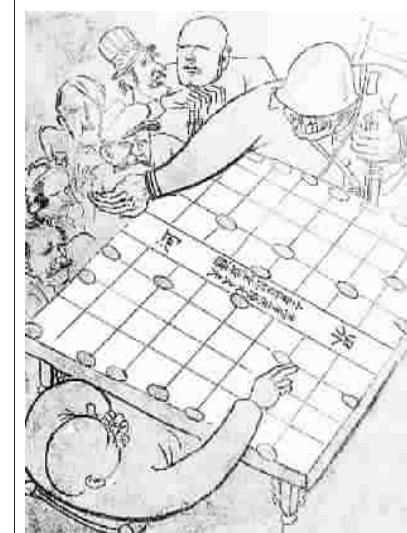
来,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,水彩蜡笔和万花筒,画不出天佑那一条彩虹。罗大佑的童年在离台北不远的宜兰,那里的稻田真的很美。可是孩子们要等到长大以后,离开以后,偶尔回过头去才会发现那有多美。

画不出的彩虹,溜走的泥鳅,掉在地上的冰棍都会让他们有一点点遗憾,然而也算不了什么。“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,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,盼望着假期,盼望着明天,盼望长大的童年。”每个人在长大的时候,就像上坡,总是觉得太慢

太慢,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坡,只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太快了。所以,亲爱的孩子,你真的是慢慢来,慢慢来吧。哦哦哦,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,盼望长大的童年。

民间『京剧大使』

崔以琳



《围棋手》揭露日寇侵华

沈原一

这是一幅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老漫画,曾发表于《时代漫画》杂志,作者是我的祖父沈逸千(1908—1944)。作为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成立的“漫画会”之早期会员,因其在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之前,就有针砭时弊的漫画问世,故入学后被同学称之为“漫画家”。

该图原题为《围棋手》,是刊登在1935年12月20日出版的《时代漫画》第24期上的时事讽刺漫画,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觊觎中华沃土、步步紧逼的侵略步伐彻底地揭露出来。

等在街边好一会终于盼来了Y小姐的座驾——我们约好一块吃工作午餐。路上有点堵车,车停滞不动时,Y小姐打开放在车门上的化妆包,拿出粉饼补妆。我快速扫了眼,那是一个体积庞大,内存丰满,介乎于洗漱包和化妆包之间的黑色帆布包。除了粉底、BB霜和眉笔、眼影、口红、睫毛膏……居然还有若干护肤品中

化妆包的秘密

费拉拉

样和隐形眼镜护理液,出差一周都足够对付。除了有健身习惯的人,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人士需要随身携带这么齐全的化妆包。Y小姐的感情生活不可谓不惊心动魄。我想她一定有些寂寞,带着一个庞大的化妆包和复杂的欲望,大浪淘金般希望遇到良人。怕交浅言深,我给她的建议是:高温容易让护肤品的活性成分失效,并且加速彩妆的细菌污染,还是别习惯性地把化妆包放车门上了。

同样是化妆包,W女士是我见过最善于管理物件的女人。她的化妆包精细地收罗着当季彩妆新品,一尘不染。并且严格执行开封后的使用限期,扔弃起来毫不含糊。所以当我说她果断和出轨的老公分手的消息,丝毫不觉得意外。这是个不拖泥带水且不愿意亏待自己的女人。如同

很多年以后,罗大佑一定还会记得,当开头那一句歌词在脑子里冒出来的时候,他就知道,“对了,就是这一句。”我相信有很多人对于童年的记忆,大都跟汗滋滋的夏天黏在一起。好像整个童年就是一个漫长的暑假。这么闷热,又这么安静,让人昏昏欲睡,可是浑身都有用不完的精力在涌动,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。以前是“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叽叽喳喳写个不停”,现在直接就是一张张打印的、复印的卷子。当然老师们并不比以前轻松,孩子们更要辛苦很多很多。儿子三年级一个学期做的卷子可能比我整个小学时代做的卷子还多。

“福利口袋里什么都有,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,诸葛四郎和魔鬼党,到底谁抢到那把宝剑。”这样的事情大人们会需要注释,孩子们根本用不着。他们善于用自己的想象把空缺补上,就像他们玩起电子游戏全都无师自通。“隔

标准的中产家庭的主妇一样,受过高等教育后结婚生子,而后养育孩子并且照顾家庭,在遭遇背叛时茫然痛苦。但不同的是,她的严谨和对生活的管理不仅体现在面容上,也同样体现在处理感情问题上。干净、规矩、不凑合、不妥协。

如果把手机比喻成人脑的外延,那么化妆包极有可能是女人情感生活的隐喻。她的审美、细微习惯、生活痕迹和消费观念都可能浓缩在其中。譬如,艺人有艺人的分类习惯,异地出席活动连卷发棒和吹风机都收纳在专用的包包中,更不要说护肤品和彩妆的繁复程度。

又譬如,小清新有小清新的喜好,她们的化妆包里总是能看到每年日系大赏的最新单品以及韩流潮牌。又譬如为家庭两肋插刀的普通主妇,她对自己的俭朴,也差不多可以从多久没更换的口红、粉饼里看出来。

化妆包的秘密大抵算得一种见物知人,我们习惯把心算幻想得强大而轻鄙外物,又不知不觉在各种细节上露出太多破绽。每次我怀着好奇心去打量女人的化妆包,都有一种奥斯卡·王尔德痛饮完苦艾酒之后的感慨,他说“一杯苦艾与一轮日出没有区别”,而我则要赞美:物喜己悲也没什么了不起,一个化妆包就是一个女人的内心戏。

壁班的那个女孩,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,嘴里的历史,手里的漫画,心里初恋的童年。”当然,这很动人。可是,确实,有点麻烦。要知道罗大佑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二十七岁,要不是为了张艾嘉的首张专辑

童年

朱生坚

《张艾嘉的童年》,他才不会想到怀念童年呢。二十七岁的罗大佑就算是写童年,也非得有点尖锐的东西不可,年轻人可都不是那样的吗。

现在已经进入中年以上的人对这首歌最熟悉的肯定是这两句:“总是要等到睡觉前,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,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,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”那时候的作业并不太多,放学之后也不用去上英语班、奥数班、作文班以及各种乐器和体育项目并且准备考级。所以,有几个孩子会把学习当一回事呢?更何况,童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游戏。

“一寸光阴一寸金,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”老师当然会那样说的,可是老师自己也是到了中年之后才有一点真正的体会



余怀是我国明末清初的一位知识分子,能诗,精文史,学问渊博,且重气节。福建莆田人,寄居南京。少年时,刻苦求学,博览群书,却不料在应试时落第,为此,他大为沮丧,以致大病数月!不过,对他打击更大的还是清人入主中原,江山沦落,崇祯皇帝自缢身亡!每念及此,他都要伤怀而落泪!不久,他参加了复社的抗清活动,他作为一个书生投笔从戎,冒死参加了武装斗争,实在是太不容易了!后来,清兵攻陷南京,他家产积蓄遭劫,妻子因受惊吓而亡。他就是在这时参加抗清活动而过着居无定所的流离生活,长达十年之久。

陈寅恪先生在《柳如是别传》中

根据他的行状与人事交往等,推断他“必为复明运动中之一人”。他的著作甚多: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几年出版《余怀全集》,收诗词文及《余子说史》、《东山谈苑》等多达十多种,哀思、缅怀故园,凭吊先朝故土风物的伤逝怀旧之作,故其具纪念价值,由此而成为传世之作。《板桥杂记》一书的重要意义在于留下了可贵的明代社会生活的气息,是了解那个时代人文、生活、风俗、思想、理念的可贵切入口。附带说一下,板桥是指秦淮歌妓聚居处。我几年前读到此书,感触良多,曾写下一些读后有感句子。今录于下:身在秦淮,痛故园残破,投笔匡时,几番泪湿襟袍,志士忠心赤胆。

魂牵“杂记”,惜弱质飘零,依书传世,千古恨留风尘,美人侠骨柔肠。

余怀与《板桥杂记》

卢润祥

